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蝇 王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四部长篇小说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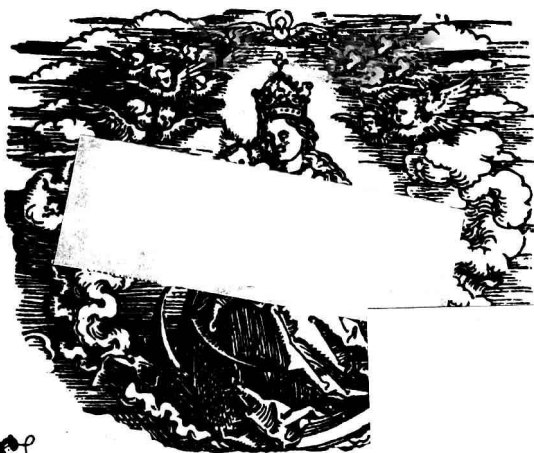


主编：刘以林

蝇王

著者：〔英〕戈尔丁

译编：薛暮冬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殂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其中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从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威廉·戈尔丁，1911年9月11日生于英国的康沃尔，193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文学院，1940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，在海上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其代表作有《蝇王》、《塔尖》、《旅行祭典》等。

戈尔丁小说中的人物似乎都是由黑暗势力摆布的，邪恶以寓言的形式贯穿在他的全部作品中。《蝇王》讲的是一群深受基督教传统教育影响的小学生，在一次飞机失事后，落在南海的一个岛屿上，在那里过着仇恨与互不信任的生活。作品说明强加的自制力一旦放松，原始的本能就暴露出来，而少数试图同这种倾向作斗争的人，由于大多数人的邪恶而成了牺牲品，一切都被恐惧、迷信、权势、蛮力所支配。在这部小说中，戈尔丁异常生动地描述了人蕴藏着的毁灭的力量。

那个金发男孩顺着岩石往下爬，他爬完了最后几英尺，准备找出一条路来，好向环礁湖方向进发。

尽管他已把运动衫脱掉了，但淋漓的汗水仍然使他的头发全都粘在前额上，他吃力地爬行在无尽的残枝断树之中。

正当这时，一只美丽的红、黄两色小鸟从自己的位置上飞向天空，发出一声迷人的鸣叫，这声音逗引出另一种回响。

“喂，等我一会儿！”不远处的树丛里有人喊道，“我被缠住啦！”

金发男孩收住了脚步，下意识地拉了一下长袜，就好像自己是在伦敦市郊似的。

那个很胖的孩子挣扎着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块安全的落脚点，他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朝下望。

金发男孩说：“这是个孤岛，恐怕不会有大人的。”

胖男孩似乎有些吃惊。

“飞行员在那边，在驾驶室里。”金发男孩眯缝着双眼，盯着伸向海里的礁石。

“别的小孩一定也出来了，是吗？”胖男孩急急忙忙地追问他。

“这儿真的没有大人吗？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飞行员跑哪儿去了呢？”

“他肯定是扔下我们以后就飞走了，他无法在这儿着陆，有轮子的飞机都不能在这儿着陆。”

“我们遭到攻击了。飞机朝下落时，我从窗户看见飞机正冒火哩。”胖男孩惶恐地说。接着又追问道：“客舱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一阵暴风雨把它冲到大海里去了，里面肯定还有孩子的。”

胖男孩犹豫了一会儿，问：“你叫啥名字？”

“拉尔夫。”

拉尔夫却没有问胖男孩叫什么名字。他笑了笑，继续向环礁湖走去，胖男孩紧紧跟着他。

“我姨不准我跑，”胖男孩气喘吁吁地说，“因为我有气喘病，我从三岁时就戴眼镜了。”

他摘下眼镜给拉尔夫看，然后在他脏兮兮的夹克上擦镜片，用手抹去满脸的汗水。

拉尔夫一个人来到了环礁湖边，望着那令人眩目的海水。

他今年十二岁了，肩宽背阔，体格粗壮，也许日后可以成为一个拳击家的。他下意识地拍打着棕榈树干，终于不得不深信身陷孤岛这个事实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拉尔夫问。

“比奇。”

“比奇！比奇！”

拉尔夫兴高采烈地在海滩上狂跑起来，然后又神经质似的跑了回来。

比奇无奈地笑了笑。

“只要你别告诉别的人就行……”

拉尔夫纵身跳入水中，湖水的温度比他的体温还高，他如同是在一个大澡盆里游泳。

比奇坐在一块岩石上，说：

“我一点也不会游。”

说着，他脱掉鞋袜，用脚尖试了试水温。

“好烫！我姨……”

“去你妈的，又是你姨！”

比奇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扯掉裤头，光着屁股，坐进了池水中。水淹没了他的脖子。

“你不会游泳吗？”拉尔夫问。

“不会，家里不允许，我有气喘病。”

“见鬼，又是你的气喘病！我五岁就会游了，我老爸教我的，他是个海军中校，他肯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喂，你老爸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他早死了，而且我妈……”

“他马上就会来的。”

比奇摇了摇头。

“这是个孤岛，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儿，你老爸不可能知道的，不会有人知道的……”

他的嘴唇颤抖起来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我们也许会死在这儿的。”

他俩从水中上来，穿好衣服，比奇说：“我们必须找到别的人，然后再想办法。”

拉尔夫没搭理他，独自沉浸在自造的梦想里。

“我们这儿有多少人？”比奇问。

“天晓得！”

清风徐来，棕榈叶发出喃喃低语，太阳的点点浮光在他们身上滑动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拉尔夫用手指着环礁湖，水生植物中有一个乳白色的东西。

“一块石头。”

“不，是一个贝壳。”

“没错，是贝壳，”比奇说，“以前我见过，人家叫海螺，可以吹，是个宝贝，把它取上来吧。”

拉尔夫探身去取海螺，这时发光闪亮的鱼群在水里游来游去，他的白日梦的幻影仍然纠缠着他。

他终于把水淋淋的海螺拿出水面，比奇一把把它抢在自己手里。

“是个海螺，挺值钱的。我姨……”

拉尔夫又把海螺抢了回来。海螺呈乳白色，有些地方还间以淡淡的粉红色，上面有花纹，拉尔夫把里面的沙子抖出来。

“拉尔夫，我们用号声把其他人叫来，开个会，

好吗？”

“你这家伙，就为了这，你要我下水去捞海螺？”

拉尔夫对着海螺尖的一头吹起来，螺口传出一阵急促的声音，再没别的了。

“你往里吹气，使劲吹。”比奇说。

海螺终于吹响了，粗犷的声音穿过无尽的树林向四面八方传播，一群群小鸟从树梢飞起，一些小动物从树林中尖叫着跑开了。

“来了一个！”比奇高兴地叫起来。

这是个男孩，六岁左右，长得结实、漂亮，身上的衣服撕破了，脸上沾着野果渣，他跑了过来，裤子掉到了脚踝上，他叫约翰尼。

这时候，海滩上晃动着人影，孩子们穿过炎热、潮湿的沙地往台地走来，其中有三个比约翰尼小。

人越来越多，他们都学着天真的约翰尼的模样，一个挨一个地坐在倒下的棕榈树干上，比奇在他们中窜来窜去，逐一询问他们的名字。

孩子们都很听话，有的一丝不挂，用手提着衣服；有的穿着学生制服；有的还别着徽章什么

的，他们轻声说着话，望着拉尔夫。

拉尔夫继续吹着号，他注意到，又来了两个长着圆圆脑袋，头发蓬乱的孪生兄弟，一个叫萨姆，一个叫埃里克。

后来又来了一队孩子，他们排成两行，穿着怪里怪气的服装，手里拿着短裤、衬衫和各式各样的外衣，每个人都戴着一顶黑方帽，上面有银帽徽。

他们小小的身体裹在黑色的斗篷里，左胸前佩戴着一个长形十字架，脖子上挂着杂耍人员的饰物。降落时的折磨，寻找食物的苦楚，已使他们的皮肤变成梅子色。

领头的男孩也穿着同样的衣服，但他的帽徽是金色的，个子又高又细，瘦骨嶙峋，黑帽底下的头发是红的，脸皱巴巴的，且满脸雀斑，丑陋不堪，但没有半点傻气，他叫杰克。

“这里没有大人？”

“没有。”拉尔夫说，“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吧。”

于是杰克朗声喊道：

“全体唱诗班，立定！”

可是有个孩子扑通一声昏倒在沙地上，队形

立刻全乱了，他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扶到台地上。

“他喜欢昏倒。”杰克说，“在直布罗陀，在亚的斯，他都昏倒过，晨祷时，他还倒在领唱人的身上。”

这些骗人的鬼话引起了唱诗班的孩子们的阵阵窃笑，他们像黑色的小鸟一样栖息在纵横交错的树干上，好奇地打量着拉尔夫。

比奇没有问他们的名字，他被这种一致性的优越感和杰克说话时那副趾高气扬的派头吓住了，他龟缩在拉尔夫旁边，忙着擦自己的眼镜。

杰克转过身来向着拉尔夫。

“这里有大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杰克在一根树干上坐下来，向四周望了望。

“那么我们只有自己照看自己了。”

“所以拉尔夫才召开这个会，大家商议商议怎么办？”比奇腼腆地说。

“住嘴，肥猪！”杰克说，“你说得太多了。”

一阵哈哈大笑。

“他不是肥猪，”拉尔夫叫道，“他的名字叫比奇。”

“比奇！”

“啊，比奇！”

笑声经久不断，甚至最小的孩子也笑了。比奇脸涨得通红，继续低着头擦自己的眼镜。

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，笑声停息了，大家继续报名字。

那是莫里斯，他在唱诗班里个头仅次于杰克，肩宽体壮，总是张着嘴笑。

那心情紧张，躲躲闪闪的是罗杰，还有比尔、罗伯特、哈罗德、亨利……唱诗班里喜欢晕倒的那个男孩叫西蒙。

杰克开口了：

“我们应该讨论一下，看怎样争取救援。”

拉尔夫高高举起螺号：

“我们应该有个头儿来决定事情。”

“我应当是头儿！”杰克傲慢地说，“因为我是唱诗班的领唱人和班长，我能唱升兰音的C调。”

但大家都同意选举。

论聪明才智，那要算比奇，而杰克显然长得像个头儿的样子；但拉尔夫身材高大，举止娴雅，加上他是吹海螺的人，最后还是他选上了。杰克

由于羞愧而涨红了脸，连脸上的雀斑也看不见了。

拉尔夫拉着他的手，友善地说：

“唱诗班由您管。”

两个人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笑了。

拉尔夫说：“我们必须先搞清楚这是不是孤岛，我、杰克、西蒙，我们三个人先去侦察一下。”

比奇说：“我也要去。”

“别凑热闹了，”杰克果断地说，“三个人就足够了。”

他们三人走了一会儿，发现比奇跟在后面。

拉尔夫说：“你不能来。”

比奇涨红了脸，说：“我跟你说过，别让他们知道我叫小猪，可是你却说出去了。”

拉尔夫望着比奇，见他眼泪汪汪的，知道他受了打击和伤害，对他说，“对不起了，比奇，你回去记名字吧，那是你的任务。”

三个孩子在沙地上快步走着，后来他们到了海岛的末端，那是一片毫无特色的方形地区，一块硕大的岩石屹立在环礁湖中，海鸟在上面栖息。

他们开始绕着岩石的凸出部位往山顶上爬，不时穿过小树丛，在这里，藤萝盘根错节，枝叶

繁茂，他们只好像有韧性的针一样钻过去。

他们的向导，除了是透过树叶射来的阳光外，就是山坡的走向了。

他们又热又累，拉尔夫遍体擦伤，但他们十分高兴，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探险，他们被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伤害得太久了。

穿过一片更开阔的树林后，他们再度看到了生生不息的起伏着的大海。三个孩子沿着狭路和有碎石的陡坡前进。

他们看到山坡上一个半圆洞的洞口，洞里长满了兰花，不计其数的蝴蝶在花间飞来飞去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站在山顶上了。

拉尔夫转过身来对着其他两个人说道：

“这岛是属于我们的。”

海岛的形状大体像只船。后面是一片不平整的斜坡，一直伸到海岸，斜坡两边尽是乱石悬崖。

在前面，也就是船身的地方，是一片被开拓过的斜坡，绿树成荫，在这个海岛逐渐消失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小岛，一块岩石像一个城堡，几乎是孤零零的耸立着。

从碧绿的大海涌来的潮水在奔腾，长串长串

的白色浪花触礁后又慢慢退去，他们感到如船的海岛在平稳地向后移动。

他们看到了飞机坠落的地方，就在瀑布和悬崖那边。在伸进环礁湖的台地上，有昆虫般的影子在蠕动，那是他们的小伙伴。

拉尔夫在树皮上画下了简图。他们眼睛闪着光，品尝着主宰一切的滋味，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。他们超脱了一切，成了朋友。

“我们得去弄些吃的来，”杰克叫道，“打猎，捕鱼…等他们来接我们。”

他们确实是饿了。在返回的路上，他们看到一头小野猪被一片藤萝的枝条绊住了，正惊恐万状地狂叫着。

三个孩子赶紧冲上前，杰克抽出了刀，举起胳膊，刀刃在他枯瘦的胳膊上闪着寒光。但他迟疑了，他们都意识到，这一刀砍下去是多么残忍。

小野猪挣脱羁绊，飞快地跑掉了。

他们三个人呆呆地站在那儿，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羞愧地笑了笑，又继续赶路。

“那猪你应当捅，”拉尔夫凶狠地说，“这没什么好客气的。”